

反革命罪行錄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反 革 命 罪 行 錄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前

言

自從東北各地逮捕了一批萬惡滔天、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以後，各地身受反革命分子迫害的群眾或其家屬、親友，都紛紛向政府控訴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這個集子所收集的，是發表於東北各地報紙上的一部分控訴材料，文中所控訴的特務匪徒們，已都爲人民政府逮捕歸案，並已或將受到其應有的懲治。從這些材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反革命匪徒們，是如何的窮兇極惡。

編者

目 錄

一座殺人魔窟·····	馬仲北·····	一
瀋陽的集中營·····	方 阡等·····	八
在新疆蔣匪監獄裡·····	王 奇·····	一一
人民公敵張本政·····	山 鷹·····	一六
一身四任的美蔣特務馮子祥·····	山 鷹·····	一一二
要求政府給我報這十幾年的血海深仇！·····	王 玉英·····	二六
蔣匪特務滅絕人性·····	齊 興 泉·····	二九
美蔣特務害得我好苦·····	陳守銘口述·····	三一
血債纍纍的『還鄉團』·····	方 青·····	三三
麻袋廠工友們的控訴·····	·····	三七
敵特利用技術破壞工廠要害罪行·····	·····	五一

披着人皮的狼……………	葉克……………	五九
沙土坑的土「皇帝」……………	立之……………	六二
反革命首惡分子宋延齡……………	李英華……………	六五
靳耀中害死了我的老伴……………	孫達……………	七四
殺人魔王金閔臣的血腥罪行……………	康秀文口述……………	七六
槍斃了惡霸董紹堂我們的心就落地了！……………	柳淑貞的控訴……………	七八
惡霸貫匪王古雷害得我家破人亡……………	李百三……………	八〇
喝女藝人血、侮辱女藝人的惡霸——趙爾庫……………	柳松……………	八三
萬玉海的罪惡史……………	劉仲平……………	八八
慣匪王澤恩害得我家破人亡……………	董萃、王名聲……………	九二
夫婦道的「皇帝」和他的黨徒……………	周永貴……………	九五
白雲金在十二年前害死了我的姐姐……………	周永貴……………	一〇七
策劃叛亂殺害岳母的「一貫道」頭子曹海岩……………	周永貴……………	一〇九
誰殺害他的父親？……………	周永貴……………	一一一
披着「人民教師」外衣的特務……………	潘陽市立第九中學青年團總支……………	一一四

一座殺人魔窟

馬仲北

——記蔣匪中統特務「一三六」調查統計室罪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的一個陰沉的夜裡，住在瀋陽大西關原「滿洲豬毛工廠」附近的居民，又和往常有的深夜裡一樣，聽到了一陣冷酷、雜亂的槍聲。第二天早上，就在這座工廠內一個沒有蓋的破房裡，發現了三具雙臂都被反綁着，眼睛用布蒙着的屍體，另有一處有放過屍體的痕跡，但見不到受難者。據說當天一早，有一三輪車拉走一個身帶數處槍傷半死不活的人。人們都覺得奇怪；怪的是屍體的遺痕血跡。對黑夜槍殺人，在當時蔣匪血腥恐怖統治下的瀋陽，早已司空見慣。

在瀋陽城內小西城門裡，有座東安百貨店。從「八一五」光復的那年冬天起，人們也都覺得怪。前門、窗戶整天整夜的緊關着，整個樓房寂靜得好像裡邊沒人生息似的。可是一到深夜，商店後邊的木門，却有人、車出入，不論是車是人，都是鬼鬼祟祟的。有一次一個賣胡琴的，邊走邊拉邊賣的走到這座「商店」附近，不知怎麼冒犯了裡面的人，被幾個突如其來的人硬拉了進去，以後總也未見出來。這座樓房就這樣越發使人感到奇怪，漸而恐懼。後來過了幾個月，它又恢復了原

來商店的樣子，開起『貿易商行』來。事情一隔久，就再沒有人留意他啦。一直到現在這座『殺人的商店』真相才被瀋陽人民公安機關弄明白。瀋陽市公安機關在最近所破獲的美蔣特務中統一三六調查統計室案件，其中有一個會是在前述『滿洲豬毛工廠』破房裡殺過人的兇犯美蔣特務核心分子田錫德，他也曾在『東安百貨商店』裡『服務』兩個月，服的什麼務？請看田犯的自供的一小部分：『……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抓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八路探子嫌疑」，因為他脖子上圍着個白毛巾。同月二十五、六日，在皇姑屯抓一個賣漢藥的老頭，據說這人念過抗日大學，與「八路」有關。二十七、八日在大南關某胡同路南一個房子裡，捕一男一女都是青年學生。二月一、二日在「滿洲豬毛工廠」破房裏槍殺了四個人，其中有從皇姑屯抓來的賣藥的老頭。二月五日在小河沿殺一人。二月十四、五日在小北街興復被服公司抓三個人。在二月十七、八日，在一個土坑裏用刀砍死了幾個人。二月二十三日，在二樓（指東安百貨商店二樓）用繩子勒死三個人，並將剝光衣服的屍體遺棄於市府汽車庫附近。三月十日左右，在鐵西區一空房子裏，殺害一蘇軍戰士，將屍體拋棄於長沼湖……』這就是豬毛工廠黑夜殺人之兇犯們受命和棲身的魔窟——會奇怪一時的東安百貨商店的真情實面。原來這座商店，曾被蔣匪佔用作了特務殺人機關的秘密辦公地址。

這個殺人機關，是美蔣匪幫在瀋陽最先建立的一個特務機構，名叫中統局遼寧省『一三六』調

查統計室，還稱爲『國民黨遼寧省黨部調查統計室』。是在『八一五』光復不久，奉蔣匪國民黨東北黨務頭子、『遼寧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光忱之命，以匪『遼寧省黨部書記長』張偉光爲首，用所謂CC『地下工作者』之名，網羅了數十名一慣從事殺人爲業的僞軍、警、特組成的。從蔣匪軍第一批「劫收」部隊——五十二軍侵入瀋陽的那一天起，這個美蔣特務機關就對人民開始了肆無忌憚的屠殺。後來由於蔣匪特務組織內部矛盾，在組成不及四個月時，就被改編併入『中統局瀋陽區』，爲中統特務頭子李錕生所接收。雖然這一特務組織爲時不足四個月，但已在瀋陽人民中欠下了不可勝算的血債。他們用槍殺、生絞、活打、活凍、刀砍、火燒害死了六、七十名無辜羣衆和愛國志士、革命工作人員，平均每兩天要殺一個人；並積極刺探我方情報，編造反蘇反共反人民、誣蔑解放區、極其反動的『中共批判』；利用流氓組織『學生請願團』去北平蔣匪東北行轅請願『國軍早日來接收東北』；陰謀指使舉行反蘇反共的示威遊行；武裝襲擊當時爲我接收之廣播電台，造成浩大損失。更將有關東北地理、資源……等綜合性情報奉獻其主子——軍事調查三人小組中的美國代表，並參加監視軍事調查組中的中共代表。

這個特務殺人機關是由匪遼寧省黨部書記長兼組訓處長張偉光親自領導的，張匪親任該室主任，下設有調查、統計、行動、秘書四科，另轄一個行動隊（專做暗殺，公開名義爲直屬警察隊），設有監獄、刑場、秘密據點。他們唯一的勾當是抓捕所謂『八路探子』，實則是藉故殺害無辜的好

老百姓，他們捕人的標準就是根據匪首們的夢囈，今天「八路探子」「脖子上都圍白毛巾」，明天「身上插薊棍」，凡合乎這些特徵就一律逮捕。無數無辜的善良人民就因為圍個白毛巾或身上無意掛上一支乾草棍，一支葦薊棍而遭到逮捕。有的是凡和我軍人員有一絲關聯，不管是親屬、新交、舊友，只要見過面，說過話，爲其發現即行捕去殺害。工人李元昶爲救濟貧苦殘廢，曾計劃開設東北救殘院，即爲這些匪特以「通八路」之罪名活活打死；王湘洲因爲相識我軍某部一參謀長，即被捕去殘殺，其妻爲此患病死亡。

這個特務殺人機關的秘密監獄，就設在東安百貨商店陰暗狹窄的地下鍋爐房裡，被押在這裡的沒一個倖免於嚴刑拷打。他們打人，除了一般的拳打、腳踢、皮鞭、皮帶、木棒之外，有名堂的刑法，即達十餘種：坐椅子（老虎凳）、三上吊、倒吊驢、上小掛、上大掛、灌凉水（有時攪小米）、過電、壓槓子、火烤（用燒紅的鐵器往身上烙），另外還有極其陰毒殘酷的刑法：燒地瓜（燒小便）、燒前門（將洋蠟塞入女人陰部裡，把露在外面的臘頭點着向裡燒）、枷陰莖（用木製的刑器專枷男人的睪丸）。有個慣嗜打人的女特務徐曼平，每當飯後必須要打一頓人當作運動以消化食物，豺狼們以毒打凌辱人體，來作個人的運動。這些毫無人性的特務，拿殺人當遊戲。市民劉靜波被匪特們逮捕，其侄劉煥文去說情，他們非但不理，反爲防止暴露其罪惡秘密，將其侄亦予關押，後殺害劉靜波時，將劉煥文也一起殺害，匪特們還會三次到劉家勒索巨款，並將劉家的被服公司（有百餘台

縫紉機）無理沒收，劉靜波之妻因此患病死去，弄得劉家家破人亡。殺人兇手們殺人時，除了用刀砍、大解八塊、槍殺外，還用繩子勒。一次他們以「八路探子」爲名，抓了三個由法庫、康平來瀋陽買馬的老鄉，捕來未容分說，就是一頓毒打，打的半死還是逼不出承認「八路探子」的口供，劊子手們就將三個老鄉的衣服剝光，然後用繩子套在三個人的脖子上活活勒死，死後還用車將三具屍體拉到街上遺棄於市府汽車庫附近，並在每個屍體上都寫上「此人是八路探子，殺之無愧」。在東安百貨店門前，無因無故抓來的那位賣胡琴的，就被特務用嚴刑活活打死，把屍體裝到麻袋裡扔到市郊。有的更慘，把活人裝在麻袋裡，嘴裡給塞上東西扔到小南關葦塘裡，幾天後就連餓帶凍的死去。

他們殘暴狠毒都到這樣程度，凡是抓進來的，活着出去的少，十個最多出去一個，就是偶而放出來極其個別的幾個，也都是被剝了一層皮，回到家裡也是亡多活少。特務做的事情，就是這樣毫無人性，見不得人，所以這個殺人機關始終是極其秘密的。在「東安百貨店」這個案件破獲後，經過我公安機關好長時間的周密調查，才找到一個幾乎是唯一的從這裡逃生的人，但他的名字在特務的殺人檔案記載上，是被記到「處死結案」的那一項裡。這個人就是曾在「滿洲豬毛工廠」破房裡，被槍擊身中三彈未死的楊世俊。他在瀋陽市人民代表會議上控訴這些特務罪行時，自訴了他在廿八天中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蹂躪、折磨，和死裡逃生的經過：「……我們一起被捕的共兩人，臉

用布蒙着，拉到東安百貨店（後來知道的），剛到沒訊沒問，就用棒子暴打了一頓，當時打的我頭昏腦悶眼睛發黑還直冒白星，接着有個特務頭子（特務們都叫他二掌櫃的）說這是八路匪，給他上拷刑。三四個特務匪徒用早已燒紅的烙鐵、爐鉤子一齊動手來烙我剝光的下部。我當時疼的沒法就喊說：「我們都是中國人，爲什麼還用日本人的毒刑法」。他們不叫我喊，就把一件破布衫整個的塞在我嘴裡，連喘氣都喘不上來，烙完後還用食鹽塊往烙傷了的屁股上搓，然後用寬皮帶、馬鞭子幾個人換班打，一直打了兩個鐘頭，結果把屁股打腫的連褲子都提不上，暈迷中又有人說：給他「燒地瓜」吃吧，說着就把我推翻過來仰面朝天，這時屁股已麻木不疼了，但是手扣子壓在身子底下越壓越緊，手和胳膊越疼。接着就給我「燒地瓜」，用棉花纏在小便周圍，又將溶化了的熱蠟油澆到小便上，再澆上汽油，然後用火點着，燒的那個疼痛法我沒法說啦。後來天太晚啦，就把我押到地下室，把嘴裡塞的布也拿出來，肺臟漸漸地緩過點勁來了，這時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並知道這裡押的人已成批的處理兩批。過了五、六天，打的燒的烙的傷剛封口定皮，又把我提上去，問我休息的怎樣！要給「換換藥」。說着就用皮帶、馬鞭抽打一陣，將以前燒、烙、打傷化成膿血將定的一層乾皮、完全打飛。然後又用燒紅的烙鐵烙，身上連打帶烙都爛了，又壓槓子。這一次一直打了二、三個鐘頭才算完。過了十多天又用這些刑法，折磨一頓，十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我們一起四個人，眼睛被蒙上，手綁着，說是送錦州感化院去。可是把我們領到原「滿洲豬毛工廠」的破房

裡，剛站好了他們就開槍啦，用步槍、衝鋒槍、匣槍打的，我躺下的較早，身上雖被打了三槍，幸未有致命傷，特務匪徒們認爲已死去。他們走後，我就慢慢滾滾帶爬地逃出這個工廠的幾道障礙，被一個三輪車夫把我救到我舅父家，經過一年八個月，動了六次手術治療，才算把這不到一個月所受的燒烙以及槍打的傷治好。」事情雖已過了五年，但楊世俊的身上，仍保留着特務魔爪的斑斑印跡。

這個殺人的魔窟，是蔣匪在瀋陽多少個殺人特務機關中的一個；殺人特務田錫德也是成千成萬以殺人爲職業的反革命特務中的一個；僅從這一事例中，我們就可想見萬惡的反革命分子所作出的罪孽和人民所遭受的災害是何等深重了。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斷送在特務反革命分子的血手裡，不知有多少個楊世俊，被非人性的拷打折磨得死去活來。

這個殺人的特務機關——中統「一三六」調統室的副主任兼調查科長張遲（張文義）、統計科長苗苗、秘書王正武等匪首，以及田錫德……等殺人兇手，他們在解放後，有的逃到關內；有的鑽入我內部匿藏起來。但歸終還是都爲我忠勇的人民公安機關先後一一的捉拿歸案。政府對這些殘害過楊世俊、殺害過王湘洲、李永昶等無數無辜人民，手沾染了無數人民的鮮血，欠下了血債的兇手們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將給予嚴厲的鎮壓，爲被害的同胞報仇。

（原載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東北日報」）

瀋陽的集中營

編輯同志：

我們都是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先後遭受過國民黨特務迫害，在美蔣特務監獄拘留過的。我們所以能活到今天，作些革命工作，親眼看見怙惡不悛的匪特分子伏法，我們首先要感謝我軍神速解放瀋陽，使特務們措手不及，來不及下毒手。

我們當時，是從各種職業上被捕的，我們之間有工人、有學生、有教員、有記者、有銀行家，在瀋陽被拘留在一處，這個地方是被稱爲『愛國青年訓練十五中隊』的軍統局特務所掌管的秘密監獄。這裡面的『犯人』，有愛國青年，有五六十歲的老頭，七八歲的孩子，有孕婦、產婦，還有冒充犯人，來作偵探的特務。

瀋陽的集中營有兩個，規模都不十分大，經常押着一兩千人。原因是集中營裏的人，每湊足一定數目，就押送到南方去。到南方的人，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總有十幾萬人，但回來的一個也沒有。談到集中營，那絕不是精神健康的人所能想像的，有的在地下，成年不見陽光；有的是

一百多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裏，大家日日夜夜地坐着，屁股坐出膿瘡；有的在三九天，押在四無門窗只有鐵欄的屋子裏，三四個人一條破被。據說在大南門的集中營，每天凍死二、三十人。特務們把死的人推到小南邊門外的雪堆裏餵狗。一九四七年夏季，特務利用淋菌性膿漏眼的傳染病菌，弄壞了三十多個愛國青年的眼睛，每天的口糧，只是平常人飯量的三分之一，因之大家都餓的皮包骨。特務們常在飯裏揚上沙子或故意把飯弄酸了再給「犯人」吃。普通的集中營是這樣。我們所住的，「十五中隊」，比這些更加上了不斷的苦刑。普通的如涼水（有時裡面摻上辣椒麵、小米），老虎撲、壓槓子（有時膝下放上鐵鏈）、過電、上大掛、夾手指、竹籤釘指甲、燒腳心、烙鐵烙、裸體放風、或關在最冷的禁閉室長期的受凍。難友蔡大成就是被灌的得了肺病的一個。難友趙海泉，是被壓斷腿的一個。難友王世誼的腳被燒得像爛北瓜一樣。難友張爲先、張泗洋在三九天，被剝光衣服，拉到雪地上，凍得失去了知覺。劉明顯在兩小時內受了三種刑，電、水、槓子，三路進攻。我們的難友，有許多人落下了殘疾，有許多人直到現在，每到陰雨就抽筋。無辜被這些特務分子劊子手殺的人劉明顯、李鐵錚、前田清一……太多了。生活在這人間地獄裏，軟弱的精神失常了，堅強的更加堅強了，整夜是叫號聲，往往有一個同伴去受刑，全監的難友都瞪眼聽着，直到天亮，心如刀割，把牙齒咬的直響。我們幾個人都是受過刑的，我們也聽過更多次難友們慘厲的叫號聲，大家的心，在這個時候，團結得更緊。

在我們的經歷中，我們體驗到特務們這些殺人的劊子手，這些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都是死心塌地與人民爲敵的。他們經常威脅我們：『不要總說你們的勝利，勝利了，你們也看不見！』他們不以爲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分爲兩個派系。一派表示：他們是中美合作所合作出來的，一向反對共產黨二十多年了。一派表示：『在僞滿，什麼樣的共產黨我沒收拾過？何況你們。』他們把不是共產黨員的人刑訊成共產黨員，以邀功請賞。

特務們以殺人、用刑作爲娛樂活動，在人們呼號時，他們歡笑。他們說：『一天不收拾人，身上就不舒服。』他們以『閻王』或『剝皮』爲光榮的稱號。他們經常嚇唬我們：『想讓你胳膊斷就胳膊斷，想讓你腿斷就腿斷！』他們極端仇恨人民的勝利，都是自覺地折磨我們，常說：『拿我這個國民黨員收拾你這個共產黨員。』他們是陰險的毒蛇，他們把女難友用刑逼姦。這些殺人的罪犯在處死一個女難友之前，還把她強姦了。他們兇狠，是因爲他們怯懦，他們知道我們不能饒恕他們，所以他們把我們愛國的人們一個個秘密處死。長春、重慶的大屠殺，他們是時刻準備着的。在瀋陽不過來不及而已。

中國人民二三十年來，叫這幫東西騎在脖子上，够了，實在够了。我們受過他們的摧殘，睡夢中，也忘不了這海一樣深的仇恨。特別是這些萬惡的腥臭的名字：魏鳴緒、褚大光、陳仙洲、崔志光、高樹屏、汪清、吳博文、徐東藩、郝壽山，還有很多。他們欠了我們的血債，血債血還，該殺

的，一個不能留。解放後，我們親眼看見我們的法院處死特務吳博文，我們心裏有無比的愉快。再殺蔣匪特務的時候，最好由我們親自開槍。

對反革命特務分子，該殺的殺，該押的押，該管制的就管制。假如不是這樣，我們對不起活着的人民，對不起死難的烈士！

我們堅決擁護懲治反革命條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方阡、王世誼、王師、吳樹勛、李玉田、馬顯文、張泗洋、張爲先、陳書麟、郭春雷、趙家實、趙樹珩、鞏天民

（編者按——這是瀋市一部份受過迫害的人士寫給東北日報編輯控訴特務罪行的信）

（原載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東北日報』）

在新疆蔣匪監獄裡

王 奇

在四月廿八日的「東北日報」上，我讀到瀋陽市公安局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在新疆殺人如麻、血債如山的劊子手張文昌也在內，我不禁長出了一口氣：「啊！總算有了這一天。」

在一九四三年，我是一個剛出學校的青年教員，曾以「陰謀暴動」的罪名，被國民黨反動派盛世才所逮捕，在監獄裡我親眼看到特務匪徒如何虐殺愛國青年與革命志士，而張文昌，就是其中最陰狠毒辣的一個。

當時我被關的地方叫「第四監獄」，像這樣的監獄在迪化不下十餘個之多，每一處都關了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這一處原本是火藥庫，後來盛世才又把跟前的城隍廟和一部分民房圈入在內，周圍壁壘森嚴，邏卒密佈，是一所名副其實的活地獄。

犯人們的「罪名」是隨時變換的，當盛世才還以偽裝的「進步」面目欺騙新疆人民的時候，犯人們的罪名是「漢奸」，是「汪精衛的走狗」；當盛世才以殺害愛國青年向蔣介石取媚的時候，犯人們的罪名又變成「共產黨」、「蘇聯派來的間諜」了。每當審訊的時候，犯人們總是被提到城外天主